

蘇聯文藝

2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PDG

蘇聯文藝

2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蘇聯時代書報出版社出版

Москва 1943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В. Н. Рогова

№ 2. Шанхай Январь 1943 г.

ПРОЗА

Алексей Толстой	— Рассказы Ивана Сударева	3
Л. Соболев	— Парикмахер	35
А. Платонов	— Старик	39
К. Симонов	— Русские люди	47

СТИХИ

Николай Тихонов	— Киров с нами	119
С. Щипачев	— Фронтное шоссе	128
	— О красоте	129
К. Симонов	— Жди меня	130
М. Исаковский	— Старик	132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ПРОШЛОЕ

Проф. Н. Гудзий	— Патриотизм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135
	— Мировое значение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37
И. Шифман	— Русская армия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Л. Н. Толстого	143

ГЕРОИЧЕСКОЕ ПРОШЛОЕ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Е. Тарле	— Михаил Кутузов	151
----------	------------------	-----

ИСКУССТВО

Д. Шостакович	— Об искусстве	164
---------------	----------------	-----

МУЗЫКА

Советская музыка в военное время		167
----------------------------------	--	-----

КИНО

Г. Рокотов — «Ромео и Джульета в дни войны»	171
«Великий Моурави»	176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З. Неедлы	— Журнал «Славяне»	178
Вл. Лидин	— «Фронтной дневник Е. Петрова»	183

Кратко об авторах		186
-------------------	--	-----

Почтовый ящик		189
---------------	--	-----

НА ОТДЕЛЬНЫХ ЛИСТАХ: Гравюры худ. Г. Балашова стр. 34-35, 46-47, Ф.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а стр. 120-121, гравюра Волкова — стр. 152-153 и рисунок худ. П. П. Соколова-Скаля стр. 164-165.

小說

托爾斯泰
(A. Tolstoy)



伊凡·蘇達廖夫的故事

(РАССКАЗЪ ИВАНЪ СУДАРЕВА)

夜裏，在鬥室裏的草堆上

他離開，真像名詞中所說：——起初因我不打獵射擊。有個人在
熟悉路頭旁，有你的旁把從草堆邊裏取出，像野兔般的母親一樣，驅
趕我，不願你因想思而疲。於是用軟和的帶帶消滅（Sudareva）對孩子
的「態度」，使她本來全然的平。也有這樣的事例，——在作使她疲
的時候，突然發現這事。並且感到着感，好似你的病已經到了那門口。
分發東西消滅。——開始把會已從這地度過這出市……

在這次戰爭中所積蓄的思想，比一個人爲自然生存所需要的要多。我們的祖輩和父輩所沒有想到的，——我們却要在最短促的時期中想到，有時候是要在兩顆地雷之間……並且要藉武器來做出立刻的結論……我說得不明白嗎？

我的祖父是伏隆足夫伯爵（Граф Воронцов）的農奴。父親安分守己的做農民，無憂無慮的過活，像野草似的長着。弄到些什麼便都吃盡用光，請客，他什麼也不憐惜，到過聖誕節的時候，把什麼都吃光；無論是甕頭裏的鹹肉，無一是雞或是鴨子。他呢，你可曉得，却笑着說道：「快活的人就連墳墓也當毛絨睡，人只活一世啊……」哦，我喜歡爸爸……而我，他的兒子呢，却已經要辦理國家大事了，要辦得一點兒也不馬虎，要讓德國人怕我，要德國人在我們俄國地方待得不耐煩……他打仗厲害，我可要比他更厲害，我要宰掉他，而不是他宰掉我……他像頭牛似的貪吃。他下得了手殺小孩，他是不要臉的東西。像二月那樣，我用刀子在德國人的頸子上耍了一會之後，我還揉揉手，並且我還就拿這隻手寫詩……

方才你說得不錯，我寫詩。登在戰地報上……「蘇達廖夫，」——這是編輯先生親口說的話，「你的主題和戰鬥性却顯得很結實，但是抒情應該扔掉……」確實不錯，把它扔進臭水溝。我弄一本簿子專寫這種詩，但是在行軍的時候和別列洛風特（Беллерофонт）馬——我有這麼一匹馬——一同丟失了……直到現在我還憐惜那匹馬……三月裏，我的兩腿受了傷，骨頭沒有傷壞，我心想，——我騎到醫院裏，誰來給馬吃和喝呢？我向醫生證明，說我可以留在騎兵中隊裏，事實上很容易的就復原了……可是他，別列洛風特呢，却明白——是畜牲呀——我拖着—雙中彈的腿，領着水桶，一跛一跛的從井邊跑到馬房裏，要費多少氣力，——牠就噴氣在我的臉上，用嘴唇來碰碰……我不寫詩，我把抒情詩裝在心裏。

不這麼久以前，我在一個私人的家裏，看到一幅中等大小的畫。除了一點之外，這幅畫裏並沒有什麼特別東西：你想像一下看——一叢小樹林，一條小河，是一條非常平靜的俄國式的小河，河岸上有一條小路，通到樺樹林裏。我看了一眼，便什麼都明白了，——哎呀，活了這麼

大歲數，就不能用言語把這表明出來！……可是畫家畫上一條小路，我就覺得——路上稍微有些看得出的痕跡，這路引誘我，我甘心爲它而死，因爲這是我的故鄉……我又說得不明白了吧？

你想像一下看：一個村子裏的土堡上，坐着一個年高骨瘦的老太婆，臉上蓋着一片墓土，只有一對眼睛是活的。我在旁邊坐下。是一個四月天，有太陽，有些地方還有雪，有小溪……

「噯，婆婆，」我問道，「誰家打勝仗？」

「我們的紅軍，俄國人打勝仗。」

「好一個愛國者，」我說，「你呀，爲什麼，很有把握的以爲是這樣呢？」

老婆婆很久沒有回答。雙手攔在拐杖上，兩眼像黑夜似的向前釘住。我已經預備走了。

「從前有一對雄雞很厲害的相鬥，」她回答道，「白雞騎在紅雞的身上，啄了又啄，並且用翅膀撲打，眼淚都掉下來，並且喔喔的啼……可是那隻紅雞跳起來，又鬥起來，把白雞啄得羽毛零亂，並且把他趕走——趕到那裏去，連女主人也找不到牠了。」

這位老婆婆——年輕的時候——在小河岸上的那條小徑上跑過，折斷白樺，聽着樹林的喧響……現在她坐在瓦礫堆上，她的路到盡頭了，前面是掘開的泥土，但是她要永眠在她家鄉的土地上。

我看，你也不想睡覺。等高射砲一停止射擊，我們就可以睡着了。現在來讓我講幾個真實的故事吧。看見的事情真也不少了，——我的馬那條河裏沒有喝過水，無論是戰綫這邊，或是戰綫那邊。……故事要是合式，你就給登出來，我自己可並不爭什麼名譽……

一 這是怎麼開始的

白樺樹柴在斧子的砍劈之下像玻璃似的裂開。是一個晴朗的一月天。靜靜的炊烟在滿蓋着雪的屋簷上升起，在這樣藍寶石似的，在邊沿上有光彩的天際蕩漾着。低迷的太陽像開着滿窗的注視那點綴着濃霜的垂

楊柳。

不過這裏人苦害着人。最好是這樣——用斧子照準德國人的腦袋一斧子一斧子的砍去，把它們像玻璃腦袋似的裂破。……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拿結着冰柱的手套擦擦鼻子，把斧子放下去，向四下裏看了一遍。在一條被雪攆走過的痕跡顯出淡藍色的路上，有一個矮矮的，戴着大耳朵帽子的小夥子從村子那方面走來，——更準確些說，是滾來，短皮襖豁開着，揮着雙手求助。

他齊腰陷在雪裏，翻過籬笆，走進院子，並不問好的把帽子摘下，——熱氣從他的剃得光光的頭上升起，——從帽子裏拿出一張藍藍的小紙。「是從飛機上拋下來的！」他說，抓起斧子，吐出一口氣，開始對準有節巴的木柴砍着，爲了使自己免於過分的激動。

這小夥子名喚安得烈·尤其諾夫（Андрей Юдинов）。春天他在葉利孃（Ельня）的中學畢業，那學校的校長是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他開始預備考大學，但被徵入伍，在維亞斯瑪（Вязьма）的惡戰中被俘。怎樣作戰的過時的理解那時還活着：假使被圍——那就是輸了，就得放下武器。那時還不是大家都真正的知道德兵的性格：德國人看來雖然是石硬的，但是假使充分堅決的打，却是歇斯里的，脆弱的。但是學問是要付代價的。安得烈·尤其諾夫也付代價了。

他們被押解過鄉村的時候，——各到各處，有俄羅斯婦女的善良的眼睛從籬笆裏面，或是由耳門裏，或是由泡狀的小窗裏注視這一羣疲憊萬分的軍事俘虜，伸出拿着麵包，拿着小片點心的手，有的女人讓頸上掛着自動槍的陰鬱的押解者走過去之後，從頭巾下面拿出一隻泥罐子：「我的親人，把牛奶喝下去吧……」

這些由於自己的愚鈍而胆怯地放下武器的人，在這裏認識了羞恥，他們雖然很餓，但是麵包不能下嚥。有許多比較結實一些的人，就開始逃跑，選擇押解兵不把人趕進小舍裏去的昏暗的時候。安得烈·尤其諾夫好像有必要的樣子，留下來，在一個押解兵的背後，跳到一棵小松樹的後面，在槍聲之下爬了好久。他避開大道，好容易挨到「老墳地」（Старая Буда）村。也和其他脫逃的人一樣，他去敲一家不認識人家的村舍，說道：「留我做女婿吧……」依照德國法令，匿藏軍事俘虜

要處絞刑。村舍裏走出一個跛子，兔子似的嘴唇上流着一叢灰色的豬鬃鬚。「不行，我們害怕，」那人低低的回答說，「往前走走吧，親愛的」。另一個村舍把他放了進去。一個中年婦人給一個有白斑的小孩在桶裏洗澡，想了一會，回答道：「唔，怎樣呢，姑娘我們有，小孩有——是大女兒的……我的小女兒丟失了，被德國人提到窖子裏去了……你就留下吧，在我家做工。」

像安得烈這樣的人，村子裏有好幾個。安得烈細看了之後，便開始和這些人談起話來。他們都是深恨德國人的，但是大家都認為，我們的事情絕望地淪了：莫斯科早已放棄了，——關於這一點是區長和鄉長報告民衆的，——紅軍的殘餘部隊在烏拉爾（Урал）的什麼地方毀滅了……

安得烈惱怒的把多節的木柴和砍在其上的斧子一同舉起來，敲着它，劈它。

「相信不相信……你們怎麼說？」

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用他那雙熱燒着的眼睛閱讀藍藍的一張小紙上的幾行字。——紙上說，法西斯的百萬大軍在莫斯科全綫被擊潰，正在退却着，拋下坦克，大炮，車子，無數的屍體鋪滿了道路和林中的空地……這是死刑判決之後的意外的赦免。……他跟安得烈走進村舍，——一面走，一面在爐子跟前捉住一個矮矮的，胖胖的，灰白的，剪短頭髮的女人，——自己的撫養者，他在村子裏是冒充姪子住在她家的，——拉到自己身前，向她顫抖的面孔叫了一聲：「卡比多林娜·伊萬諾夫娜（Капитолина Ивановна），別不开心了，去做餅吧……有好消息……俄羅斯上帝活着！」走到板壁後面，在桌子旁邊把那張藍藍的小紙又出聲的讀了一遍。……用手掌在它上面打了一下，哈哈大笑起來：

「誰不相信俄羅斯？啊！誰償備葬送俄羅斯？站立起來了，祖國……」

安得烈立刻講起來，說剛才怎樣聽見飛機的喧聲，跳到院子裏，說：天呀——是我們的！可是它已經飛過去了，在它的身後，傳單像鴿子似的落下來。……「我在齊肚子的雪裏跑去拿傳單，我甚至跑得冒熱氣……萬西里·萬西里維赤，這壓根兒把事情的實質都變化了……」

「自然，什麼都壓根兒的變了！」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喊了一聲，不知到什麼地方去跑了一趟，把手槍放在桌子上，槍被油抹得肥肥的，和一小袋子彈。「我等候這張傳單，有多少夜沒有睡啊……什麼都想過了！我們要開始復仇了，安得烈……」

「兩個人只有一把手槍，可是他們却有兩連人，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

「應該從什麼開始才好。原始人也會想得出把銳利的石子拿在手裏，現在可發展到什麼程度了。」

「那時沒有自動槍，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只有石斧和個人的勇敢……」

「啊！個人的勇敢！」他把大拇指舉到安得烈的鼻子跟前。

無論什麼人從來沒有看見過校長是這個樣子，——他那對並不很大的眼睛像鑽孔機似的扭攢着，瘦瘦的像書本似的長有羊鬍子的面孔，不知是爲了粗野的大笑，也不知是爲了預備咬人，發燙着，露出白牙來。

「我們是在受考試，偉大的歷史試驗，」他是這樣說着，好似在他的手指前面坐着成千的安得烈。「俄羅斯在德國人手下跌倒呢，還是德國人要跌倒？……我們的祖先在古代的牧場上，從棺材裏爬起來，——傾聽我們怎樣回答。要我們決定！……被德國人炸毀的俄羅斯神聖，揮動大鐘的舌頭……敲起警鐘！你喜愛普希金嗎？這明星在你的心裏燃燒嗎？我們光榮的，英明的文化你橫在心裏嗎？我們都有過錯，因爲我們少把它撫愛，少把它珍惜……俄羅斯人是浪費慣了的人……沒有關係……俄羅斯很大，很重，很能忍受……你可知道，在俄羅斯的靜謐中隱藏着何等的美德嗎？何等自我犧牲的精神啊！」

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把這一切都說出來之後，他的眼睛軟和些了。然而安得烈的那雙灰色的，張大着的眼睛却變得又冷酷又兇惡了，有着一個憤急的短鼻子的年輕的面孔變得瘦削了。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說：

「現在具體地說。應該從什麼開始呢：今天夜裏到老坟地去……」圍在蒼白的暈圈中的月亮高掛在白雪之上，雪地上有些地方有着盤

根結節的松樹，孤伶伶的聳立在曾經火燒的場子上的烟囱管的濃密的影子。安得烈的靴子在形同玻璃的車轍上奮急的吱吱作響，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幾乎跟不上；安得烈舉起手來，停下，——面前有一隻狗在低聲的，寂寥的吠叫着。於是他們便轉身在沒有足跡的雪地上走去，沉重的喘息着，從打穀場那面走進村子，站在小舍的蔭下。村舍的黑黑的小窗被月光照得粗陋不堪。在遠遠的地方有一輛載重汽車在打嚏，在發出爆音，傳來斷斷續續的，不是我們人的聲音。

「德國兵運罐頭食物和酒來了，我們等一會，」安得烈說。

街上靜下來的時候，安得烈便翻身越過木柵：「勇敢些跟我來，」拉住穿着皮襖的，有些慌亂的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的手，拖進院子。他們在小台階上踏了幾下。安得烈喊道：「鄉長，軍官老爺來看你。」當門斗裏凍結的木板響起吱吱之聲的時候，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用德文說道：「出來，我要你去辦事。」

「好，好，老爺，現在就來。」門斗子裏傳出匆忙的低語聲，推開門門聲。門開了，一張奉承的，有着尖鼻子的麻臉從黑暗的縫隙裏伸到月光中。安得烈撲到門上，衝進門斗子裏去，於是在那裏便開始了無言的搏鬥，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沒有能够立刻辨別出形勢，——在他的腳旁有人喘息着，發出沙啞的聲音，搖動着……終於分辨出了，鄉長坐在上面，在掀動着肩胛，於是他使用手槍打在這奉承棍的後腦子上……「呸——啞，」鄉長發出拖長的叫聲「噢——啞，壞蛋……」

在一間燒得很暖熱的噴漆的房間裏，點着一盞翻轉的燈，幾乎光亮看不出，小窗戶的百葉窗門緊閉着。在一張漆布躺床上面，釘着一張明信片——穿海軍制服的希特勒，鄉長是在幾分鐘之前推開羊皮外套，把骯髒的花布枕頭落在地板上，跳下這張躺床的。在光光的桌子上，跟墨水瓶和攤開的眼簿並排放着一柄簇新的自動槍，這就是他們到這裏來要取的東西。

「現在你同意我們已經武裝得很好了吧？」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帶着一種把他的鬍子撥到側面去的取笑說。「你拿槍，我拿眼簿，我們一同到林卡·符拉索夫（Ленька Власов）那裏去。」

爲了謹慎起見，他們把鄉長從門斗子裏抬到小舍裏，扔在木柴後面

。套在寒霜暈圈中的月亮，高懸在靜謐的鄉村之上。但是他並不是對睡着的人講神異的故事，——它最好還是紅得像受難之心的血似的，鍛煉得像憎恨之火似的升起吧……

「你怎麼老是縮頭縮腳的，空氣很安靜，」安得烈說，「跟我攀出去，院子裏沒有狗……」

林卡·符拉索夫，一個面孔灰暗，頸子有力的長個子，赤着腳，只穿一件沒有繫腰的襯衫到寒風裏來迎接他們。細看一下奪來的自動槍，把兩腿蹲下去，傾聽關於投下傳單，關於必須立即發動游擊行動的簡短的報告。當他的牙齒相撞的時候，他說道：

「我們到屋子裏去。這是大事情。得去找人……」

在發着貧窮之氣息的暗黑的村舍裏，他們用耳語聲說話，在板壁那面有女人呼喚的時候，他們沈默了。在透進冰凍之小窗的不很分明的光綫中，看出，有一個女人走出來，一面披上短皮襖，伸手進袖子；林卡向她低聲說了幾句話，於是她便走到爐灶跟前，用年輕的整齊招呼道：「萬尼亞（Ваня），把我的氈靴拿給我，」站着，把腳伸進去。慌慌忙忙的走出院子，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想發揮那篇方才向安得烈所發表的宏論，但是林卡嚴峻的打斷道：

「現在只有戰鬥才能作宣傳。民衆已被德國人宣傳過了。我們只要能够消滅一隊駐軍，就有十個村子起來。需要槍械。」於是他招呼道：「萬尼亞，穿衣服，爬到我們這裏來。」

一個男孩子從灶台上滑落下來，走近成年人，張大着眼睛看他們。當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把手放在他溫暖的，柔髮的頭上的時候，他避開——是呀，這不是愛撫的時候。

「我們需要槍械，」林卡對他說。……

「附近有被遺棄的槍械嗎？你們孩子們一定都知道。」

「有。有一個孩子，阿爾卡其（Аркадий），他比我知道得多，他會告訴你們。你們需要攻坦克砲嗎？有兩尊砲，沉在河裏。我們知道什麼地方有砲彈。在樹林裏，在泥坑裏埋着十一架機關槍。還有一個地方有手榴彈和地雷。我們都給指點出來。怎麼，——你們預備打德國人嗎？」

「可是，這不是你的事情。」

「怎麼這不是我的事情？」那男孩子用大男子的聲音說，把柵子拉上。「可以拷打我，可是不能從我嘴裏得到什麼。」

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坐下，爲了更清楚的看看他的臉，——他的臉是稚氣的，圓潤的，厚嘴唇，但却是毫無稚氣地嚴肅的樣子。五個曾經到過前綫的人一個接着一個的走進村舍，——最後一個是少女，跟在他們後面跑着。她絞着頭巾，走到板壁後面去。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又在小窗戶跟前讀傳單。安得烈把手掌豎舉出來，說這是號召鬥爭。一個曾經到過戰綫的人回答道：

「好，這就是說，事情轉移了。哼，怎麼呢，給德國人流我們的眼淚吧。……我們快找槍械去……」

這樣，就在這天夜裏，當着德國人的眼，舉行了游擊隊的動員，統共八個人，兩個男孩偵察員還不計在內。萬尼亞和那另外一個，——什麼都知道的阿爾卡其絲毫也不弄錯的嚮導武裝着鋤頭鐮刀的游擊隊員到陰暗的樹林裏去，指點什麼地方應該挖掘。從泥坑裏，從雪層裏和樹葉堆裏拖出機槍。其中有四架是完全預備好可以作戰的。在不遠的另一個坑裏，挖出幾箱手榴彈和二十顆地雷。孩子們提議——從小河裏，從冰底下拖出兩尊攻坦克砲，並且甚至於自告奮勇要鑽到水裏去：

「你們，叔叔們，只要去拿鐵鏟，把冰敲開，我們不怕冷水。」

但是大砲延期到下一次再拿了。槍械在天還沒有亮之前便已經送到村落裏交給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了。可惜就是沒有步槍。

早晨他又劈木柴，在鬍子下面唱歌：「哎呀，你這冬天啊冬天，多麼冷啊，所有的小道兒都已抹白啦……」萬尼亞乘了雪靴經過白茫茫的田野跑來。白天他顯得並不怎樣小了，——是一個塌鼻子，並且也不像昨夜那樣嚴肅。

「德國人在木柴後面找到鄉長，很是驚慌。現在到各家院子裏去搜查，打人。……狂叫不休。在菲裘寧（Федюнин）的院子裏，把嬰孩的腦袋在門框上撞。……我們的小夥子都到樹林裏去了……那個孩子，就是和我們在一塊的，——我不知道他是說謊還是不說謊，——他稍爲懂得一些德國話。他聽說——他們今天夜裏有載貨汽車開來，……你說

，你還要打聽什麼？」

「你到卡比多林娜·伊萬諾夫娜那裏去，她要給你熱餅……」

這天夜裏，在離「老墳地」十公里路的地方，一隊德國載重汽車開在地雷上。當頭的一輛汽車由於烟火的爆炸而高高的跳起時，——機關槍也從針葉樹的叢林裏達達的響起來了。德國人既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轉身，也沒有什麼地方可以逃走：道路的兩面都豎起雪牆了。他們一共有（照後來計算）二十七條命；他們被捲在載重汽車的旁邊，粗野的叫喊着，漫無標的的射擊着，跌倒着。一個穿着黑皮襖的人從黑蔭裏跑到射滿月光的路上，另一個是矮矮的，拿着步槍。「烏拉！」那穿皮襖的人舉起手來高喊道。於是游擊隊員從雪堆裏鑽出來，拋出在空中盤旋的手榴彈，撲向德國人去作肉搏戰。

不過幾分鐘便什麼都辦好了。在奪到的載重汽車上，除了最前一個已經燒掉的之外，有步槍，彈藥，食物和被窩。凡是所需要的一切，游擊隊都拿去了，其餘的都和車子一同燒掉。

早晨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又劈木柴。這天有不少人經過這空曠的小村落。每一隊看到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的人都咳嗽或是用其他方法顯露自己的意思，並且很小心的，繞道的轉到較長的小村舍裏。過了一星期，由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卡樹勃斯基（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азубский）所指揮的游擊隊裏已經有兩百多人和兩尊砲。

那時便着手作基本的戰事，——消滅「老墳地」村的德國駐軍，這隊駐軍在黑夜裏被消滅得一人不剩。在德軍司令部的房子上面升起蘇維埃旗子。

二 七個黑臉人

有大隊騎兵突破戰綫來幫助游擊隊。突破的本身並不複雜。——在一個地方用示威欺騙德人，而主力則在另一個地方越過公路。但是在零下三十度的寒冷中在叢林裏的行軍却是非常艱苦的。馬陷在雪裏齊到肚皮；爲了拖拉雪橇和大砲，急行的騎兵却必得用腳踏堅白雪，砍去樹木；在日間被行軍困憊了的人，晚上並不燒起篝火，在雪地裏過夜。

行軍到第七天已經很清楚，人們必須溫暖一下。規定分佈在小河兩岸的互相隔得很近的五個村子作為休息的地方。村子裏都駐着德國兵。將軍命令無聲無息的去佔領，要這樣；使火把手來不及縱火焚燒房子，要一個德國人都不能從那裏逃出去。

夜裏村子被包圍，大路上都佈下了埋伏。吹雪狂暴得好似全州所有森林裏的精靈都聚集到這裏來幫助俄國人，急進的騎兵中隊就在這種吹雪的吼聲之下和雪的旋風一同衝進睡着的鄉村。在午夜的時候，五個火箭一個接着一個的穿進飛舞着的雪霧，宣告命令已經執行了。

將軍在雕有花紋的，被褥那邊的快要燒盡的樣子照耀着的斜台階旁邊跨下馬來；一個德國人似乎審視地下的什麼東西，在台階旁邊面朝地的跌倒，他的沼澤色的外套已經撒滿雪了。將軍走進村舍，跳踏着凍結的靴子；披着深色頭巾的一個女人，面孔蒼白而有皺紋，無意的看着他，低聲的喃喃着……

「喂，生小茶鼎，」他說道，把氈袖外套拋在長凳上，拖出皮毛長上衣，坐在神龕下面，搓着凍得顫起來的雙手。「最好是把浴室也燒暖……」

那女人稍微點了點頭，走到板壁後面去，似乎，她為了不要高聲喊叫，自己把嘴堵住了。

指揮員們從寒冷中走進村舍，——大家都很滿意，活潑地立正，快樂地回答。將軍不知不覺的老把手掌攔到滋生着豬鬃鬚的燃燒的面頰上。他覺得，面孔像汽球似的熱得擴大了，將軍注意着自己的外表：「啊，鬼蛋，七天沒睡，得好好地睡他一次了……」

一個高身材的小夥子把茶鼎端進來，——他的臉是青紫的，有着光澤的紋路，當他吹去煤灰的時候，褐色的眼睛柔和地喜笑着，他把茶鼎放好，開始注進茶壺。

「這是你的母親嗎？為什麼她惡習的叫喊？」

「她沒有能够復原，」那小夥子活潑地回答道。「德國人已經很神經質了，她要這樣叫才能使他們入耳。」

「德國人神經質了呢，還是俄國人神經質了，」將軍把指頭去撫着玻璃杯取暖，並無風意的說道。「你們這種脫逃的軍事俘虜，在村子裏

有很多嗎？」

長着斑點的那小夥子垂下了頭，垂下了手，謹持地，不使人覺察地嘆了一口氣說：

「並不是我們的錯，少將。正巧九月十一日，我們被遣在德國人的後面，在他們第一列和第二列兵車之間。」

「難道你們沒有拿出個人的主動性——拿着武器衝出去嗎？……害羞嗎？（那小夥子的一隻手發抖，緊按住大腿）。好吧，去吧，去燒暖浴室，讓我們早晨再談……」

在浴室裏洗過澡的將軍，早晨醒來，臉上剃得光光的，又顯得很紅潤了，他走到台階上。從暖熱中出來，呼吸被寒冷窒住了。在台階附近，黑黝黝的血跡穿過潔白的雪顯露出來，德國人已經收拾掉了，那個有斑點的小夥子站在那裏，和他在一塊的還有六個人，——都是十八九歲的樣子。他們立刻立正。

「啊，軍人！」將軍走到他們跟前說。「是脫逃的軍事俘虜嗎？怎麼，害怕責任嗎？原來紅軍並不在烏拉爾。紅軍自己來到你們這裏來了……你們怎樣評判你們的行爲呢，——在敵人面前放下武器！同意給敵人挑水，打掃戰壕官長室嗎？」

他就這樣用侮辱的話把他們大罵一頓。小夥子們都沉默着，像站在隊伍裏似的，只有一個人的眼睛被淚水模糊了，還有一個在兩眉之間豎着一條筆直的皺紋。他們都穿得很髒，很壞：破舊的羊毛短皮襖，短上衣，有一個是穿的女人的棉上衣。

「拿紅軍的外套換上了娘兒們的外套！拿光榮去換來了恥辱！誰要你們這種人！」將軍走來走去的，用堅實的聲音批判着。「是打德國人，並不是捉小雞。……你們得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你們中間誰能開誠佈公的司答？」

一個堅實的小夥子，有着一對水汪汪的藍眼睛，短鼻子上面豎着一筆條直的皺紋：

「我們充分認識我們的過錯，我們並不把這過錯推在任何人的身上。你們來了，我們很喜歡，我們請求你准許我們用鮮血來和法西斯蒂算賬……」他頷首指一個厚嘴唇的青年，那青年正以魅惑的，幸福的微笑

注視着將軍。「他，孔斯當京·柯斯京（Константин Костин）的妹妹瑪夫魯孃（Мавруня），我們發現被殺死在林中……我們都很熟悉她，我們的心都爲她乾涸了……所以我們並不同意給法西斯蒂挑水……」

孔斯當京·柯斯京說：

「少將同志，你們隊伍裏沒有坦克。我們知道被遺棄的坦克在什麼地方，我們可以把它們挖出來，修理一下，——這是我們的提議……我們是坦克車手。」

「你說什麼？」將軍問那有斑的青年道。

「有坦克車。在不遠地方的沼澤裏有一輛KB●，兩輛中型的。我們知道還有別的地方有坦克。德國人想要把它們拖出來，把幾個村子的人趕了去，但是仍舊放棄了。可是我們知道，應該把它們怎樣拖出來。當然，居民拆下它們的另件，已分別拖去了。修理是很困難的。我自己是駕駛員，——你看——我的臉是骯髒的：燒過兩次……我們能對付得了。」

「好，我們來把這問題討論一下，」將軍說。「你們這些魔鬼，快去穿上外套，即使是德國人的也行。」

休息了一晝夜，騎兵隊向激戰着的地方移動，那裏有許多細小的游擊隊和傘兵陸戰隊活動着。那裏是「千層餅」。沒有那一夜沒有什麼鄉村不被踏着深雪過來的游擊隊包圍。把羊皮大衣的領子豎得高過飛行帽的哨兵，在刀砍之下，微弱一聲喊叫便倒下去了。游擊隊員走進腐爛的，擠滿着熟睡的德國人的村舍。德國人中間有聰明的，則從這個射擊，號喊，打擊的地獄之中跳到街上去，——但是反正也逃不遠。他們或是被子彈打倒，或是被聖誕老翁凍死。這位聖誕老翁把他神話的，松樹的行業換做凍死德國人了。村路變得不能通行了。大路上只有載重汽車的縱隊在重兵保護之下才能行走，並且還不是總可以通行。鐵路上的交通停止了——路軌上被觸雷炸毀的，互相豎立着的機車和車廂所堆積。德國人在這「可咒詛的俄國無政府狀態」中弄得沒頭沒腦了。

騎兵團用廣寬的陣綫推進，打掉德國駐軍，到三月底的時候，幫助游擊隊把好幾個區域重歸蘇維埃的旗幟之下。人民高興起來了。在各處

● 蘇聯一種大型的坦克車，一稱鋼甲堡壘。

各地尋找槍械，鞏固村莊，少女們也背着步槍站在村郊。但是這一年永長的冬天已經完結了，屋蓋上掛起了冰柱，瘦瘦的白嘴鴉飛來了，惶恐的啼叫着，在去年的窩巢周圍旋轉。傳說德國人在這地方的西面和北面調集着重兵……

將軍派人去打聽——那七個坦克車少年在這時期中是否真已做了什麼聰明的事情。七個坦克車手都執行了他們的信約。他們的事情是從奪獲的一桶汽油開始的，關於這桶汽油他們那時一點也沒有告訴將軍。他們整理好兩輛德國曳引機，修好一輛被集體農民沉在池子裏的蘇聯曳引機。秋天德國坦克曾在這地方包圍一輛 KB，這輛坦克本來應該用大砲和齒輪為自己開路或是光榮地戰死的，它却跑到樹林裏去，在百年的老松林裏打開一條路，直到砲塔地沉在沼澤裏。

他們用鐵鏟和斧子在坦克週圍的凍僵的土地上砍出一條隧道：把木方——在德兵無結果的企圖之後，這種木方在雪底下狼藉着很多——放在坦克前面的坑穴裏；把坦克車上的鐵鏈解下來繫在三輛曳引機上，一下子就把好多噸的鋼鐵堡壘 KB 起出泥坑。然後他們便坐下來，抽些烟——兩天三夜以來的第一次，而抽抽烟，——就在那裏的雪地裏睡着了。他們把坦克拖進晾穀的天棚裏，於是很大的忙碌便開始了。

坦克上沒有炭化器，所有發火槍都要更換，螺旋圈都一點也沒有用了，全部光學器都被偷掉了，砲管被攻坦克槍的子彈打穿，最絕望的是沒有工具，連一把鉗子都沒有。甚至於即使把這破玩意送到修理工廠去，那裏也要被它弄得渾身是汗。坦克車手愁眉不展了。

「答應了將軍！唉，伙伴們，我們原來是撒謊的人，」厚嘴唇的孔斯當京·柯斯京說。

「誰知道呢！」黑臉的菲茄·伊伏爾根(Федя Иволгин)向他高叫道。「比方說，是那個捉狹鬼需要炭化器呢？可以拿它熬菜湯嗎？」

他們在天棚下面圍着坦克座着，吹雪從一面吹來一團像糖似的白白的雪球，捲着飛灰。

「塔上的軸球要換，」砲塔射手，瘦瘦的，像長有小鬍的姑娘似的褐膚人低聲的說起來了「砲管和大砲上的洞呢，用指頭去堵住嗎？」

「同志們，心理學完了沒有？」那個有着水汪汪的，不和善的藍眼